

Daniyal Mueenuddin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IN OTHER ROOMS, OTHER WONDERS

[巴基斯坦] 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Daniyal Mueenuddin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IN OTHER ROOMS, OTHER WONDERS

[巴基斯坦] 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巴基斯坦)达尼亚尔·穆伊努丁著;杨立新,冷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166-0

I. ①别… II. ①达… ②杨… ③冷…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巴基斯坦-现代 IV. ①I38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382 号

Daniyal Mueenuddin

IN OTHER ROOMS. OTHER WONDERS

Copyright © Daniyal Mueenuddin 200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875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秦静

选题策划:邱小群

装帧设计:张志全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巴基斯坦〕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业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7,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66-0/I·4076 定价:32.00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候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 录

001	电工纳瓦布丁
020	萨莉玛
059	供给，供给
101	一个被烧死的女孩的故事
118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153	我们的巴黎女士
183	莉莉
246	一个被宠坏的男人

电工纳瓦布丁

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因此很是吃得开，那是一种通过降低电表转动速度骗过电力公司的独特技术。他做得异常巧妙，以至于他的客户每个月都有望节省下来一百个卢比。在木尔坦城背后的这片巴基斯坦人的沙漠上，管井整日整夜地运转着，因此，纳瓦布的这个发现，另点金石都黯然失色。有些人认为他用了磁铁，有些人则说他用的是重油（比重大于水）或碎瓷片，再不就是从蜂窝里找到的某种物质。怀疑上述说法的人认为他跟来读电表的人有交情。无论如何，这种手艺保全了他在自己的老板 K. K. 哈鲁尼农庄内外的所有生意。

这个农庄沿着一条狭窄而凹凸不平的通往城市的公路延伸开来，始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哈鲁尼在拉合尔市政机构还有些影响力。横亘在绵延的浅黄或盐白的沙漠之间的，是甘蔗、棉花、苜蓿、小麦的田地 and 芒果园，这些田地平常都由电工纳瓦布丁照看的管井浇灌。纳瓦布开始了上午的例行巡查工作，有人叫他去修理坏掉的抽水机。他骑在自行车上颠簸着，状如鞭子的天线和塑料花摇来摆去。他的那些工具，其中最醒目的是一把三磅重的圆头

锤子，装在车把上挂着一个油腻腻的皮袋子里，丁零当啷地响着。农庄的雇工和负责那台抽水机的人，都站在菩提树的阴凉里等他。这些菩提树是几年前种下的，专门用来为管井遮阳的。“不喝茶，不喝茶，”他强调着，同时挥手让人拿开了那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锤子像原始人的手斧般悬垂在身旁，纳瓦布走进了油乎乎的电
动抽水机房。里面寂静无声。他席地坐下。那群人都拥到了门口，直到他吵嚷着给他留出些光线来，他们才散开。他小心翼翼地走近那个讨厌的物体，不过，随着情绪的高涨，他拧着它，有点儿摆布它的意思，他开始自如地操纵了它，成了它的主人，在它的旁边喝着茶，最终，开始动手拆除它。用他那又钝又长的螺丝刀作杠杆儿，撬起铁板，他迅速拿开了遮住机芯的防护罩。一个螺丝钉蹦了出来，滚到了暗影里。他抄起圆头锤子，灵巧地捶打了一下。干预失败。思忖了一会儿，他命令一个雇工去找来一块真正的厚皮革，再到附近的一棵芒果树上取来一点儿有黏性的芒果树汁。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整天，到了下午，纳瓦布试过了一样东西，不行，再试另一样东西；将包着胶管的电线加热，冷却，将金属线接在一起，绕过电闸和保险丝。然而，莫名其妙地，为了迎合他那原始的即兴创作的才能，抽水机开始继续运转了。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纳瓦布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一个漂亮女人结了婚。他一直很敬重她，不过可受不了她那卓越的生殖能力；她持续不断地为他生着孩子，两个孩子之间的间隔，如若不是

小于九个月，也比这个时间长不了多少。而且生的全是女孩儿，一个接着一个，直至最终生下了盼望已久的儿子。这样，纳瓦布就有整整一打十二个女儿，年龄范围从零岁一直到十一岁，还有落单的一个儿子。假如他是旁遮普省的省长，光是给她们准备嫁妆也会让他变成乞丐。对于一个电工和机械技工来说，无论他的手有多么灵巧，似乎也无法将她们都嫁出去。在他那健全的意识里，不管什么利率，没有一个放债人能够预付给他足够的金额，来购买必备物品：为每个女儿准备的婚床、梳妆台、箱子、电扇、餐具、六套新郎穿的衣服、六套新娘穿的衣服，或者还得外加一台电视，等等，等等。

别的男人可能早就撒手不干了——可纳瓦布丁不是这种男人。女儿们对他的天才起到了激励作用，每天早上，他都会满意地看着镜子里那张马上就要出门冲锋陷阵的武士的脸。纳瓦布当然知道要迅速扩大他的收入来源——他从 K. K. 哈鲁尼那里拿到的照看管井的薪水，根本就不够基本的开销。他开办了一家一间房子大小的面粉加工作坊，由一台被宣判无用（被他宣判的）的电动机带动着。他还在主人家一块地边上的一个小池塘里试着养鱼。他买来用坏了的收音机，修理好，再卖掉。如果别人请他修理手表，他也不会拒绝，尽管他这方面的手艺相当糟糕，事实上，他赢得的脚踢比奖赏还要多，因为他拆卸开的手表没有一只能够重新准确地显示时间。

K. K. 哈鲁尼很少到这些农庄里来，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拉合尔市里。每当这位老人回来时，纳瓦布就日夜守候在由仆人居住的区域通往古老的菩提树掩映中的农庄老式的中心建筑的那道门口。

像小孩儿似的不停抱怨着，鼻梁上的飞行员眼镜向下倾斜着，而且污迹斑斑。纳瓦布照管着所有家用电器，包括几台空调、热水器、电冰箱、水泵，那阵势就像一名工程师正在照看在大西洋的风浪中即将沉没的轮船上的一台锅炉似的。通过他那超人般的努力，他差不多每次都能设法让 K. K. 哈鲁尼保养在同样的电器化织就的茧里，纳凉、冲澡、照明和食物供给，都跟这位地主在拉合尔市的排场没什么两样。

哈鲁尼自然很熟悉这位无处不在的人，后者不仅陪同他视察农庄，而且终日陪伴左右，不是站在主人床边给电灯组件接电线，就是在浴室里捣鼓热水器。终于，一天晚上喝茶的时候，纳瓦布估摸此时是主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于是他询问能否容他说句话。那位地主，坐在噼噼啪啪烧得正旺的炉火前面细心地锉着指甲，示意他接着说下去。

“先生，您是知道的，您的土地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在这些土地上，总共有十七口管井，可照看这十七口管井的只有一个人，也就是您的奴仆，我。为您服务了这些年，赚回了我的花白头发，”——他向前低下头，让主人看他的白发——“而如今，我无法像从前一样履行我的职责啦。我认输了，先生，我认输了。我请求您原谅我的衰老无能。我最好饥渴但骄傲地待在一个黑屋子里，也要比在光天化日之下丢脸强。放过我吧，我请求您，我乞求您啦。”

那位老者，听惯了这类言辞，虽则通常听到的都没这么辞藻华丽。他仍旧锉着指甲，等待着这段闲话停下来。

“出了什么事儿，纳瓦布丁？”

“出事儿，先生？在您这里任职还能出什么事儿呢。我这些年来都仰赖着您。可是，先生，现在一骑上自行车，我这双老腿，因笨重的机器砸在上面落下了不少伤——我无法再像一个即将结婚的小伙子那样，骑着自行车一个农庄一个农庄地跑了，也就是像我最初有幸从您这里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那样。我乞求您，先生，让我走吧。”

“要用什么方法解决？”哈鲁尼问道，鉴于他们已经说到了关键问题。其实，他并不是特别在意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除非这问题关系到他生活的安乐——他最关心的事儿。

“是这样，先生，要是我有一辆摩托车，也许我还能想办法跛着脚前往，至少能支撑着为您培养出一些年轻的接班人来。”

当年的庄稼不错，坐在炉火前面的哈鲁尼的心情也颇为舒畅，于是，很大程度上出于对那些农庄经管人的厌恶，纳瓦布居然得到了一辆全新的摩托车，一辆本田-70 摩托车。他甚至还设法榨出了一份汽油补贴。

那辆摩托车使他的地位和影响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以至于人们都开始称呼他“大叔”了，还会询问他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其实他对此一窍不通。他现在也能够走得更远，接到手的生意范围也更广了。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现在可以每晚陪在妻子身边了，他妻子一直乞求他，要他不要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离她娘家很近的菲罗扎市里，住在那里至少可以让两个较大的女儿上学。一条长长的笔直

公路，从菲罗扎市附近的渠首工程一直通往印度河，其间穿过 K. K. 哈鲁尼的领地的中心地带。这条公路，是在一条旧公路的路基上修建的，那条旧公路是在这些土地还归一位土邦王公管辖时修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以前，一位土邦王公骑马行走在这条路上，准备去参加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个婚礼或是葬礼，行程途中，王公感到非常热，于是命令在公路的两旁栽种紫檀树，好为过路的人遮阳。可能仅仅过去几个小时，他就将这道命令忘得一干二净。又过去了几十年，这位王公本人也逐渐为人所淡忘。但是，这些树仍旧矗立在那里，如今长得高大魁伟，其中几棵已经枯死，树皮也都脱落了，只剩下苍白的树干，不留一片叶子。纳瓦布骑着他的新机车在公路上飞奔，每个把手或支架上面，都挂着或放置着袋子和衣物，于是，每当那辆车遇到拱起物颠簸一下，这些挂坠物便像一些残缺的翅膀一般飘飞起来；无论哪口管井需要修理，他都会咧着嘴角呵呵地出现，其抵达的速度，快得几乎连耳朵都被风给吹掉了。

纳瓦布的一天，要是从空中观察的话，看起来似乎就像一只蝴蝶一般漫无目标——一早来到高一级经管人的家，纳瓦布长年不断地坚持来他家请安，随后，前往一两处管井，接着，沿着未硬化的土路扬起一阵烟尘，来到菲罗扎市，机车在紫檀树下飞速驶过，留下一阵突突突的声响，在城中回荡。他本人则鬼鬼祟祟地去谋一些私利，不是敲定一项如何分配他堂兄弟菜地里丰收的早熟蜜瓜的生意，就是在孵化之前计算好属于他的那一半雏鸡的数量，然后，返回杜尼亚布尔，再出来……几天下来的行程地图叠加在一起，有重复的部分，也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每天早上，就像太阳每天升

起一样，他都会在同一地点出现，每天晚上他也会返回这个地点，疲惫不堪，黑不溜秋，熄灭机车的火，推过通往院子的木质门框，冷却的发动机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每天晚上，纳瓦布将摩托车支好以后，都等着他的女儿围过来，她们都来了，围住他，还有的跳到他身上。在这种时候，他的脸上通常都显出同一种表情，那是一种孩童般天真的欢乐之情，与他脸上的沉重、他的皱纹和胡茬相比较，这种表情显得很怪异，甚至带着些忧伤的感觉。他会扬起鼻孔，嗅一嗅空气中的气味，看看能不能闻出他妻子晚餐做了什么；然后，进屋去看她，发现她总是以相同的姿势，给他端上茶，扇着小壁炉里面的火。

“你好，我的爱人，我的小鸡块儿，”有天晚上，他一边温柔地说着，一边走进充当厨房用的黑棚屋，棚屋四壁的泥墙都被烟熏得乌黑。“锅里为我准备了啥呀？”他打开大锅，那只锅是刚刚从灶上取下，放置在踏平的土质地面上的，他拿起一个木质汤勺在锅里搅和着。

“溅出来啦！溅出来啦！”她说，拿过勺子，伸进咖喱汤里，舀起一勺来让他品尝。他像一个男孩等着喝药一样，顺从地张开嘴巴。这位妻子，尽管生养了十三个孩子，肢体仍旧柔软而结实，透过贴身的束腰外套，她的脊椎骨清晰可辨。她那有些像男人的长条脸上的皮肤，仍旧泛着红，整体呈现出成熟的赭红色。即使现在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灰白，可她仍旧像村里的年轻女人一样，梳了一条长得垂到腰际的发辮。虽然这种风格并不适合她，但是看在